



长火轴
与
公主裙

荒草园

Twentine 著

我有我的国王
我是他不二之臣
我愿为他摇旗呐喊
也愿为他战死沙场

青
岛
出
版
社

打火机 与公主裙

Twentine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打火机与公主裙 / Twentine 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552-4763-0

I. ①打… II. ①T…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8787号

书 名 打火机与公主裙
著 者 Twentine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装帧设计 千 千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1
字 数 23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763-0
定 价 36.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小说

Chapter 01		1
Chapter 02		12
Chapter 03		29
Chapter 04		52
Chapter 05		63
Chapter 06		94
Chapter 07		126
Chapter 08		154
Chapter 09		173
Chapter 10		203
Chapter 11		228
Chapter 12		291
Chapter 13		315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打火机与公主裙



Chapter 01

打火机与公主裙

“再检查一遍行李。”

朱韵一语不发地听从母亲的话，将行李箱再次打开核对物品。

“带齐了吧？”

“齐了。”

母亲满意地点头。

终于进行到下一步。朱韵被母亲拉到身边，一一下地顺着肩膀，像是在捋羊毛。

“到学校要马上联系家里，知道吗？”

“嗯。”

“妈妈真想直接给你送到学校。”

“不用了，开学了你跟我爸那边也忙，我自己去就行了。”

母亲一脸担心。

朱韵：“反正也不远，都在一个省。”

母亲叮嘱：“跟老师同学好好处。”

“嗯。”

“我再谈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搞特殊化，以免被欺负；第二，一定要和室友处好关系，你们是要在一起住四年的；第三……”

“我知道的，知道的。”

趁着母亲还没展开论述，朱韵频频应声。

检票口只剩她们母女俩了，母亲眼眶发红，摸了摸朱韵的头发：“要乖乖的，你是妈妈的骄傲。”

挥手告别。

拉着行李进站台，朱韵深吸气，心情平复之后，一身轻松。

她扛着两个大箱子上车，四个小时后，又扛着两个大箱子下车。

朱韵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学校。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又离家不远，这里很早就被朱韵父母列为高考第一志愿。

学校还有一位教授是父亲的好友，听说年前脑出血死了。

报到日。

学校格外热闹。

不愧是名校，新生一个个英姿勃发，不管唇线抿得再如何保守矜持，眼神里的热烈还是无法抑制。与之相比，学长、学姐就淡定多了，研究生院的老油条更是行动迟缓，目中无光。他们耷拉着眼皮，看着眼前的菜鸡扑棱着翅膀东奔西走而无动于衷。

朱韵将行李搬到寝室时，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

朱韵以前有个朋友喜欢化妆，拜她所赐，在朱韵浅薄的意识里，所有会化妆的女孩都被归类为美女。按这个标准，里面拿镜子这位该是个绝世美女，她的妆面浓得就像生日蛋糕。

蛋糕女听见有人进来，转头看。四目相对，朱韵露出善意的笑容：“你好，我叫朱韵。”

蛋糕女上下打量着她。

烟熏妆并没有把白眼仁涂上，被这么直晃晃地看着，朱韵的笑容有点维持不住。

“我叫任迪。”蛋糕女终于自我介绍。

然而……到底是多少年的老烟枪才能造就这样沙哑的嗓音？

朱韵脑袋混沌，不知所措。

“那个……”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声音。

朱韵回头，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看着她与任迪，说：“我们应该是室友吧？你

们好，我叫方舒苗！”

又是一轮自我介绍。

任迪话很少，浓妆之下的脸显得非常冷淡。

情有可原，你能指望一块蛋糕有什么表情？

朱韵想尽一切办法才勉强维持场面不冷。好在方舒苗很活泼，她一边聊，一边从箱子里掏出干果：“家乡特产，你们尝尝吧。”

朱韵道谢，把母亲事先准备的肉干分了。

可能是班里女生比较少的缘故，她们没有等到第四个室友。客客气气地聊了半个小时后，朱韵提议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领军训服吧。”

方舒苗也想起来：“对啊！下午还有班会。”

大学第一次班会，见班主任和其他同学，还是很重要的。

夏日的午后，燥热难耐。

排队排了十几分钟，前面还没有要动的趋势，一条长龙直直地伸到体育馆里面。

朱韵准备齐全，从包里掏出伞：“你们也来打吧。”

“谢谢。”方舒苗钻进来。

“任迪？”

“我不用了。”任迪本来站在后面听歌，被朱韵打断后，干脆扣上手机，冲前面大喊：“到底发不发？”

朱韵和方舒苗同时被吓了一跳。

名校学子素质普遍良好，大多数时间里都轻声细语、规规矩矩。此时小鸡崽初出茅庐，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被任迪这么一嚷，队伍也跟着躁动起来。

“就是啊！”

“还发不发？中暑了要！”

“晒晕了！”

群鸡咆哮。

喊了一会儿，体育馆里面终于出来个满头大汗的负责人：“别急！叫到名字进来领！都能记住自己的学号吧？”

大家纷纷低头翻看刚拿到手的学生证。

负责人手持一张破烂名单，仰脖吼：“先是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一号

李响！”

朱韵欣慰，能少晒一会儿了。

“一班一号！李响！”

没人应。

负责人声嘶力竭：“李响！李响在不在？有没有这个人？李——”

“到。”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道走马灯似的应答。

朱韵一愣，觉得这声音好干净。

这种清澈的、底蕴十足的、又因长时间日晒而松散发软的声音，在午后的校园里辨识度非常高。

果然学校好，苗子也好。

朱韵欣慰地想着，慢慢回头，然后被震得五内俱焚。

其他人也被吓住了，随着那人走上前来，队伍从中间劈为两半，犹如摩西分海。

等他消失在体育馆尽头，鸡群又炸开了锅：

“我×，这么拽？”

“谁啊那是……”

“学校让这么染？”

……

“哎，看见没有？”方舒苗推了推朱韵，“一头金毛啊！”

看见了。

怎么可能看不见，晃得像电灯泡一样。

朱韵的父母都是老师，她从小就跟各种各样的学生打交道，但就算是在再破的学校里，她也不曾见过顶着这种纯度发色的学生。

朱韵环顾四周。

比起高中，大学要自由很多，染发的学生也不少。但毕竟理工学校偏保守，普遍染棕色、栗色，最多漂个闷青，像这种在阳光下金到发白的头发，绝无仅有。

这人叫什么来着？

李响。

染这么金干吗？装太阳？

在朱韵思绪翻飞的时候，李响领完军训服出来了。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闭嘴看风景，用余光扫视。

他穿着普通的棉质灰色短袖，因为热，袖子被撸到肩膀上，露出臂膀流畅的线条，有着年轻人独有的消瘦感。他步子很大，出来之后没跟任何同学一路，径自离开。

他与朱韵擦肩而过。

个子很高，脸很窄，人很困——这是他给朱韵的第一印象。

“哼。”一声轻哼打断朱韵的思绪。

朱韵侧头，看见任蛋糕手臂抱在胸前，正眯起眼睛盯着李响离去的方向，脸色不善。

这是她出场后第一次露出表情——挑左眉毛，撇右嘴角，眼珠子斜靠。暂且先算是冷笑吧。这种表情一直持续到李响身影消失于视野，然后她沉吟数秒，淡而清晰地吐出两个字——

“嚣张。”

朱韵心说，你们真是棋逢对手。

领完军训服，学生们陆陆续续往教学楼走。

“哎，图书馆！”方舒苗拉住朱韵，指着不远处一座建筑。

通常来讲，学校图书馆基本可以反映整所学校的学术氛围。方舒苗往里望，黑压压的一片，她兴奋地说：“好多人！真棒！”

是在发新书吧。

教学楼的楼道里挤满了新生，像菜市场一样。

朱韵三人顺利找到自己的班级，在偏角处坐下。过了一阵，同学慢慢到齐，大家都跟自己的室友坐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然后，某一刻，屋里静了一瞬。

朱韵下意识地回头，果然是李响，他坐在她斜后方。待她想仔细看看的时候，上课铃响起，朱韵本能地转身面向讲台，一条走廊都静下来。

没过多久，一个中年男教师进教室。他个头不高，脑袋溜圆，来到讲台上，先冲大家笑了笑：“同学们好啊。”

底下稀稀拉拉地回应：“老师好——”

老师搓搓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张岱，是应用技术一班的班主任，也是大家高等数学课程的任课老师。”

张老师是显而易见的学术型人才，履历金光闪闪，却极其不擅表达，磕磕绊绊地烘托着班级氛围。

“这样吧，大家也做一遍自我介绍，让老师认识一下，也跟其他同学都熟悉熟悉。谁想先来？”

死一样的沉寂。

张老师抹抹头上的汗：“那个……要不，咱们还是按学号来吧。”

学号？说起来，我班一号……

斜后方站起来一个人，从朱韵身边晃过去。他往讲台一站，顿时显得人民教师的形象更加矮小了。

朱韵定睛，这次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他的脸了。

凭良心说，有点帅。只是那头发……

离得近了，朱韵看出他还喷了定型胶。

用就用，你好好使呗。不！一头短发被他抓得乱七八糟，说好听点像一片荒芜的野草，难听点就是用馊了的笤帚。

下面的同学包括朱韵在内，都隐隐期待着张老师的发言。

张老师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只是微微一顿，很快就释然了，转头对大家说：“对了，我们班本省考生不少吧？”

“嗯……”

很多人都开口，朱韵也跟着点头。

张老师又说：“这位是今年的理科状元，大家还不知道呢吧？”

一个大写的What（什么）出现在朱韵脑海里。

状元？

说起来，今年放榜的时候，理科状元确实没有被报纸报道。当时她还有点奇怪，可毕竟不是自己的事，一想一过也就算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全省考生都输给这个“杀马特”了？

朱韵有点胃疼。

张老师拍拍李响臂膀：“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全班鸦雀无声。

他黑眼圈很重，一看就是严重缺觉，张老师的话让他勉强打起一点精神。

“我叫李响。”

又是那干干净净的声音，不高不低，稳妥得像是用上好的木材在寂静的庭院

里相互敲击。

大家都在等着下面的发言，而他似乎没有想好下半句要说什么，思忖了几秒，然后恍然，露出一个群嘲的笑容——

“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台下十几个本省考生心里不约而同飘过两个字——

我×！

事实证明，话不在长，有力则行。

整一轮自我介绍结束后，朱韵发现留给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号选手。

“你感觉怎么样？”身旁的方舒苗小声问朱韵。

“嗯？”

“那个李响。”

朱韵保守地说：“挺有个性的。”

“老师不会允许他染这种颜色的头发吧？”方舒苗皱眉说，“都成年人了，还搞什么叛逆啊！我妈妈从来不让我跟染发的男生来往。”

那你还好。朱韵心想，换作是她母亲，看到这样的学生会直接给校长写信，呵斥不正风气。

朱韵不经意地看向李响那里。

他懒散地靠在椅背上，似乎还有些困，眼皮半耷拉着，连呼吸都很慢。似乎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到哪儿都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他还顶着“状元”的名头。在自我介绍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里，李响身边聚集了几个同学，大家很客气地同他聊天，想要增进了解，可他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

啧啧啧。

之后张老师又讲了一会儿，大概介绍了整个专业的课程内容、未来的就业趋势以及科研发展方向。

朱韵注意到，方舒苗从自我介绍环节结束后就一直闷着头往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不时停笔蹙眉，嘴里念念有词。

“那么，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张老师终于结束了自己冗长的发言，“下面我们进行最后一项——班委会选举，希望有想法的同学踊跃参与。我们先从班长位置开始选，哪位同学……”

方舒苗背得差不多了，扣上小本子，一脸严肃地举起手。

见到这么快就有人配合，张老师明显松了一口气：“这位是方舒苗同学吧？来，上前面来吧。”

方舒苗落落大方地走到讲台上，清清嗓子：“大家好，我叫方舒苗。大家现在可能还不熟悉我，但没关系，以后相处的时间还长，大家可以慢慢了解。”

方舒苗开始了潇潇洒洒近五分钟的演讲。

“……以上就是我竞选班长的发言，希望大家都能给我投出信任的一票，请大家支持我，谢谢！”

班主任带头鼓掌，大家也回过神，掌声噼里啪啦。

张老师：“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竞选班长？”

听了方舒苗教科书般的竞选演讲，所有人都蔫了，张老师连着问了几次也没人应声。

于是方舒苗顺利上位。

“班会结束之后来一趟办公室，最好再带个同学，有一些材料要发下去。”张老师嘱咐方舒苗。

回到座位上，朱韵给方舒苗比画一个大拇指：“好棒啊！”

“谢谢！”方舒苗说，“对了，等下你有空吗？”

“有啊。”

“陪我去一趟老师办公室行吗？好像要拿点东西。”

朱韵点头，点到一半想起什么，回头。

任蛋糕从李响自我介绍结束后就对班会全无兴趣了，一直低着头听歌。

朱韵轻轻戳戳她。

“干什么？”

“等下我陪方舒苗去老师办公室，你一起吗？”

任迪冷淡地看着朱韵：“我为什么去？”

“……”

班会结束。

在教学楼门口，朱韵又问了一遍任迪，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答复。

“算了，我们自己去吧。”方舒苗小声说，“她不想来，就别叫她了。”

终于在路口分道扬镳。朱韵看着任迪离去的身影，心有戚戚。这才第一天，就搞成这样，那往后四年，岂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谐度过了？

朱韵和方舒苗忙活了一下午，去食堂吃了晚饭。等她们回来的时候，在寂静的楼道里隐隐听见音乐的声音，好像是从她们的寝室里传出来的。推开寝室门，任迪抱着一把吉他坐在床上。

“哎？你会弹吉他啊？”朱韵反手关上门，仰脖说。

任迪从她们进来后就把手吉他放到一边了，听见朱韵问话，随口嗯了一声。

朱韵赞叹道：“真厉害啊，我什么乐器都不会。”

“还在学，弹得不好。”

难得有了话题，就在朱韵打算再进一步的时候，门被敲响了：“有人在吗？”

“谁啊？”

“我是学生会的，问点事情。”

朱韵把门打开，外面的学姐一手拿本，一手拿笔，好像在记录什么。

“学校让统计一下，你们寝室有信教的吗？”

朱韵回头看看，方舒苗摇头：“我不信。”

任迪从床上探头出来：“有什么说法吗？”

学姐有些奇怪：“说法？”

“比如信什么教可以不上早晚自习什么的。”

众人：“……”

朱韵很想把这句话归结为任迪独特的幽默感，但看她的神情，明显不是。

学姐用圆珠笔搔搔脸：“这个……好像没有吧，之前都没有先例。”

任迪很快失去了兴趣，缩回床里。

朱韵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转头：“那我们寝室就……”

“你不信吗？”

朱韵一愣：“什么？”

学姐离她很近，指了指她的领口。

她低头，发现十字架的项链不知什么时候露了出来。

“啊，这个……”朱韵把链子收进衣服里，“就是个装饰品而已。”

学姐点点头，往下一间去了。

军训开始了。

八月份的太阳，大得吓死人。今年的天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热得人睁

眼睛都费劲。仅一个上午的时间，不只新生累得汗流浹背，连教官都有点受不了了。

“队伍拉到树荫下面，休息一下！”

大家码成一排，坐在路边。朱韵被晒得迷迷糊糊，方舒苗扑通一下坐到旁边，朱韵一个激灵，醒了。

“累死我了，班级要整理的材料好多。”方舒苗脸通红，眼睛里热得都透出血丝了。她拿起水壶，发现已经没水了，哀号一声。

“辛苦你了，我去买水。”

“不用不用！”

朱韵晃晃自己的瓶子：“正好我的也喝完了。”

自动售货机在实验楼后面，朱韵绕过两个弯，一抬头，瞬间停住脚步。

李响那头毛实在太好辨认了。

他似乎也是来买水，顺道抽根烟。

过去吗？

……还是算了，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打招呼。朱韵决定等他把这根烟抽完再去。

三四分钟后，李响掐了手里的烟，往回走。朱韵碎步调整位置，永远站在他与树连接的延长线上。等李响离开，朱韵才过去买水。直到拿到水的一刻，朱韵才察觉自己已经口干舌燥。她一边往外走，一边拧瓶盖。

为了方便通行，实验楼的一层是打通的，可以直接穿过去。朱韵抄近路从里面走，结果刚踏进去，就看见李响站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正跟一个女生说话。

朱韵闪身到一旁。

“那个，我能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其实报道的那天我就注意到你了……”

朱韵的瓶盖还没拧开，在心里抱怨：这也忒紧了。

“抱歉，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让我喝水，我要喝水。

安静了。

朱韵的瓶子也顺利拧开了，她大口大口地灌了半瓶，总算是活了过来。往外看了看，那女生已经离开，李响也正准备回训练场。结果没走出三步远，又一个女生远远跑过来，朱韵只能再次缩回角落。

“开学那天我就看见你了，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几乎一模一样的发言。

“手机拿来。”

.....

朱韵从水泥墙后面慢慢探出头。

不出所料，这个比刚刚那个漂亮许多。一个能把土得掉渣的军训服穿得风情万种的女生，朱韵只扫了一眼就判断出这种水准肯定不是出自计算机系。

真是威名远播。

朱韵不知道有多少女生来找过他，也不知道有多少女生入了他的“法眼”，顺利留下电话号码。反正军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有个新闻学院的学姐每天跟他一起离开，而到了军训后期，学姐不见了，他身边换了一个不管风吹日晒都坚持来给他送冰豆浆的女生。

另一方面，与朱韵起初预料的差不多，在初次释放的善意没有得到充分回应后，大多数同学选择放弃与李响交朋友，朱韵也听闻了一些他们背后关于李响的评价与传言。

不过让朱韵有些感慨的是，大学到底与初高中不同，人都成熟了很多，在面对异类的时候，就算心里再不舒服，大多也会选择井水不犯河水。

抑或是名校学子智商高，在摸清对手底细前，不会轻易翻脸？

谁知道呢。

总之，在经过了一番莫名其妙的余热后，九月来了。

学校正式开学了。

Chapter 02

打火机与公主裙

方舒苗拿着学生名册站在讲台上点名。

不出意外，包括任迪在内的几个“困难户”再一次逃了早自习。方舒苗点名点到最后，已经眼泛泪花。班级早晚自习的出勤率直接挂钩班委工作业绩，对于有心想要竞争学生会席位的方舒苗来说，至关重要。

奈何此班奇葩太多，方舒苗上任三天，脸上已经开始爆痘了。

除了朱韵，没人关注台上的班长，大家都在埋头苦学。尤其那个角落里的高数课代表吴孟兴，简直就要把脸贴在高数书上了。

朱韵着实有点奇怪。

高等数学到目前为止才上了一节课，张老师在课上主要讲了三点——

“高等数学”学什么；“高等数学”课的要求有哪些；怎么学好“高等数学”。

不过好学生自我要求高也正常，提前预习无可厚非。朱韵端正心态，也翻开书看了起来。

中午吃完饭，方舒苗去开会，任迪不见踪影，寝室只有朱韵一个人。屋里太静，静得她晒着太阳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迟到。

班主任的高数课。

朱韵顶着睡成鸡窝的头发一路狂奔，心里祈祷千万别点名。

课堂上，张老师正在介绍微积分。

朱韵做贼一样猫着腰，趁老师回头看黑板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后门溜进去，就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她气喘吁吁地问旁边的同学：“点、点、点……”

“没。”

……这声音？

朱韵拨开自己睡乱的头发。

李响。

她进屋时头压得太低了，根本没有看到是他。

“谢谢。”她小声说。

李响没有应声。

对于刚刚经历了“黑暗”高三、做过无数变态题库的新生来说，高等数学的入门课程很简单，几乎都是常识性的知识。简单的课程内容让朱韵有更多的时间分散精力关注其他的事，譬如，她发现身边的人此时非常专注——虽然他专注的点也不是讲台上的张老师。

其实包括刚刚朱韵问话的时候在内，李响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她一眼，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腿上——那里放着一台十一二寸大小的笔记本电脑。

朱韵不能明目张胆地看过去，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只听到他在不停地敲击键盘，速度奇快。

是不是该垫张膜啊……朱韵心说，你敲得这么旁若无人，很容易被发现啊。

前方张老师叫课代表回答问题。

吴孟兴可能是早上学得太猛，导致午后困顿，被叫起来时紧张得话都说不完整：“那个……就是，就是……”

吴孟兴脸涨得通红，盯着书，头也不敢抬。

在安静的几秒钟里，教室后方那隐隐的、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越发明显了。

在全班都回头看过之前，朱韵轻轻咳嗽一声。

毫无作用。李状元显然已经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

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瓶颈，李响眉头蹙着，下手更加用力。前面吴孟兴还僵着，张老师好声好气地道：“别紧张，叫你起来就是精神精神。大家也是啊，下午第一节课最容易困，坚持一下。”他顿了顿，往后看：“那个……李响同学，你来回答一下吧。”

被叫到名字还没反应，朱韵犹豫着要不要正式提醒他，李响另一侧的同学已